

黄蓓佳
— 著 —

平安夜

Huang
Beijia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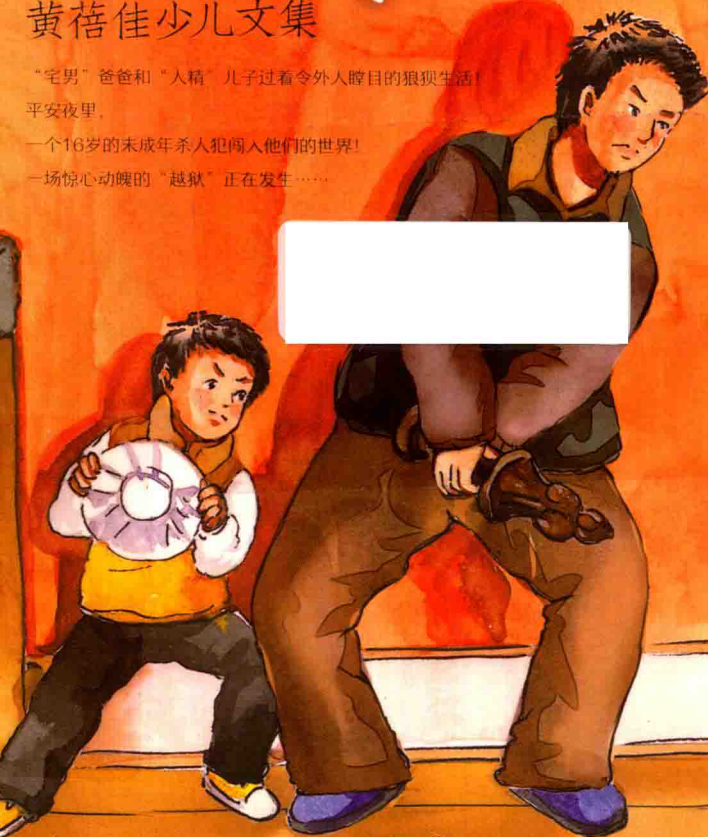
黄蓓佳少儿文集

“宅男”爸爸和“人精”儿子过着令外人瞩目的狼狽生活！

平安夜里，

一个16岁的未成年杀人犯闯入他们的世界！

一场惊心动魄的“越狱”正在发生……

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一级出版社

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名家丛书

『宅男』爸爸和『人精』儿子
过着令外人瞠目的狼狽生活！

平安夜里，

一个16岁的未成年杀人犯闯入他们的世界！

一场惊心动魄的『越狱』正在发生……

黄蓓佳——著

平安夜

黄蓓佳少儿文集

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一级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平安夜/黄蓓佳著. —济南:山东人民出版社,
2017.6

ISBN 978-7-209-09530-3

I. ①平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
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038451号

平安夜

黄蓓佳 著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出版发行 山东人民出版社
社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
邮 编 250001
电 话 总编室 (0531) 82098914
市场部 (0531) 82098027
网 址 <http://www.sd-book.com.cn>
印 装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新华书店

规 格 16开 (155mm×225mm)
印 张 11
字 数 130千字
版 次 2017年6月第1版
印 次 2017年6月第1次
印 数 1-10000

ISBN 978-7-209-09530-3

定 价 24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- 1 我的爸爸是“宅男” / 001
- 2 砸在爸爸脑袋上的新工作 / 015
- 3 超级棒的作文 / 038
- 4 爸爸想做个负责任的人 / 051
- 5 总有些事情让我们意外 / 062
- 6 做人真不能有污点 / 071
- 7 未成年犯的故事让爸爸伤心 / 082
- 8 爷爷冲过来兴师问罪 / 094
- 9 事情怎么变成了这样 / 105
- 10 圣诞节的礼物 / 118
- 11 非同寻常的平安夜 / 128
- 12 爸爸要打一场公益官司 / 144
- 13 爸爸像太阳一样崭新 / 157

1

我的爸爸是“宅男”

我的本名叫任小小，可我在学校里有个很俗气的绰号：小当家。一开始有人叫我这个带有女性意味的绰号的时候，我恼火，气愤，不顾一切地跟人家打过几架。没用。我的同学们仍然嬉皮笑脸地，唱歌一样地在嘴边上挂着这三个令我耻辱的字。爷爷用他当局长的口气告诫我：如果你不能阻止一件事情的发生，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置之不理。我听从了爷爷的话，每当有人喊我这个绰号时，我会非常“好莱坞”地耸耸肩，抛过去一个傲慢至极的笑。我的同学就吓住了，心里反而惶恐起来，这不是一个颂扬美德的词吧？

实际生活中，我的确照管着我和爸爸两个人的家。比如说，下午放学后，老师会提醒：想上课后辅导班的同学留下，想在学校里完成作业的同学也留下。这时候，我会在全班同学的注目兔子一样地蹿



起来，拎上早已经收拾好的书包，急匆匆拉开座椅，往教室门外跑。我听到了身后嘻嘻哈哈的嘲笑声，可我坚定地不回头，噔噔噔噔一口气地奔下楼梯，穿过操场，夹在那些蹦蹦跳跳的一年级的小孩子当中，闪出学校的大门。

你也许会想，我的爸爸是不是身患绝症呢？又或者，是不是一个残疾人呢？他干吗需要一个八岁孩子的照料呢？

如果你真是这么想，就大错特错了。

我爸爸出生在一九八七年元月一日，今年刚满三十。很年轻吧？有一次他带着我去参加一个网友聚会，人家看到我之后惊呼：“哎呀任意，你还有这么小一个弟弟！你爹地了不起，老当益壮啊！”我爸满脸通红，再也不好意思解释什么，笑了笑，算是默认。从那之后，我干脆管爸爸叫“老哥”，我爸呢，大着嗓门儿答应，眉飞色舞的，显然对这个称呼挺享受。

由此看来，爸爸其实是不乐意早早地做爸爸的。

我们班的女同学都认为他长得超级帅：身高一米八，皮肤是小麦色，国字脸，高鼻剑眉，尤其是他的睫毛，又浓又密，毛茸茸的，很像美国电视剧里的偶像级明星。在他的脸颊下方，有一块结结实实的咬肌，当他生气和发怒时，甜枣大的咬肌就在皮肤里上下滑动，像一只跳来跳去的小老鼠。不过呢，这样的时候真不太多，大多数时候我爸爸是迷迷瞪瞪的，懒散和消极的。他总是窝在家里不出门，夏天只穿着一条沙滩短裤，上身打赤膊，脚上趿拉一双浅蓝色的泡沫拖鞋，连头发都剃光，免得他费事打理。冬天他裹着一身棉睡衣，脚上套着有“凯蒂猫”图案的毛绒鞋，头发虽然留到了一寸长，却是横七竖八地支棱着，一瓶“沙宣”牌的男士发膏，他用了两年才用去一小半。

报纸上管我爸爸这样的年轻人叫“宅男”。我认为很形象。可我把报纸拿去给爸爸看时，他懒洋洋地瞥一眼，拖长声音说：“这是我的一个网名啊，怎么上报纸了？”

甭管是谁发明创造的词，说的就是我爸爸这样的人。

想想看，我放学怎么可以不回家，不费心照料我的爸爸呢？如果不给他把晚饭买回去，他要么叫外卖，要么抓两筒薯片混日子。外卖我已经吃够了：盒饭总是鸡腿和排骨，煮成酱黄色干巴巴很可疑的模样。麦当劳的牛肉汉堡令我作呕。炒面里的油脂有一股哈喇味。而且，报纸和电视上都说了，麦当劳是垃圾食品，外卖盒饭吃多了会得脂肪肝。可是，我也不能指望爸爸会像同学妈妈们那样，打扮得整整齐齐出门，去菜场买新鲜的菜和肉，回家又洗又煮，煎炒烹炸，弄出一桌子热腾腾的美味，等着家人上桌。我没有那份福气。我每天放学时从菜场旁边的小吃店里买回主食，包子或者是烧卖，也有时候是发糕，拿回家里后，微波炉转两分钟加热。然后从冰箱里拿出一个保鲜盒，同样用微波炉加热。保鲜盒里要么是霉干菜烧肉，要么是红烧带鱼、卤猪肝、爆炒鱿鱼片，诸如此类。这是我的外婆和新奶奶轮番做好了送到家里来的。她们会同时带来洗干净的小白菜、菠菜、西红柿、丝瓜、茼蒿……同样储存在冰箱里，爸爸可以很不费事地利用这些原料，打进去一两个鸡蛋，做出一份不算美味但是营养足够的汤。

我熟悉小吃店里每一样面点的价钱：肉包子一块二，菜包子六毛，烧卖一块，发糕五毛，豆沙包七毛。我也熟悉菜场里每一种生鲜食品的价钱：鲫鱼七块八，西红柿一块六，青椒三块三，后腿肉……不过我没有买过菜，我只是习惯了路过时瞥一眼标价牌。我想总有一天，等我再长大几岁之后，我会代替外婆和新奶奶，承担为爸爸买菜洗煮



的任务。

这样说起来，同学们喊我“小当家”，其实很贴切，有嘲笑的意思，但是没有无中生有的诋毁。我不能接受，是我的自尊心作祟。

顺便说一句，我爸爸不是吃城市低保的人，也不需要我爷爷拿钱贴补给他用。相反，足不出户的爸爸有能力养活他和我。他工作的内容，我一说大家就会懂：他是个网络写手，靠着替别人打理博客而挣钱。开博客的大多是名人，娱乐明星、体育明星、电视名嘴、股评家、健康顾问、收藏高手……林林总总。这些人其实都很忙，今天北京明天上海的当着“空中飞人”，压根儿没有太多时间更新自己的博客。也有些人是没有能力，比如一些文体明星，让他们打球作秀可以，让他们在博客上谈谈人生，谈谈感慨，谈谈国内外见闻，捎带着指桑骂槐地攻击一下竞争者，他们写得出来吗？写得出来也没那个耐心写啊。这就需要雇上一个我爸爸这样中文系出身的“准文学家”，有很多时间，有一点情调，有不多不少的见识，有机智漂亮的文笔，隔三岔五地替他捉刀写篇博文贴上去，让广大网民们惊喜一下也满足一下。

我爸爸的手里，不定期地保持五个到十个优质雇主，人傻钱多，愿意买我爸爸那些小情小调的博文。我曾经拐弯抹角地向他打听，他的雇主们都是哪些大名鼎鼎的明星，我好说出去向同学们炫耀炫耀。可爸爸死活不吐一个字。他说这是“职业道德”，人品问题，就像医生不能透露病人的病情，律师不能泄露委托人的案卷一样。爸爸说，正因为他在这方面做得好，有信誉，他的雇主才会源源不断，他才有能力养活我，供我上学。

爸爸挣钱最多的一个月，银行卡上打进来一万多块钱。了不起吧？

当然，爸爸说，这活儿也不容易，写每篇博文时，他都得把自己化身为“博主”，说着各种各样不同风格的话。球星是球星的口吻，演员是演员的做派。不能露怯，不能穿帮，更不能把文章写得没滋没味。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，尤其是深夜来临时，爸爸就目光炯炯地端坐在电脑前，噼噼啪啪地敲键盘，自己写，也看别人怎么写。还得临时“充电”，补充与雇主们有关的各行各业的知识，关注时事政治、小道新闻、社会热点，包括网友的辣评。

也因此，每天早晨我被闹钟唤醒起床上学时，我见到的从电脑前撤退下来的爸爸，总是两眼通红，胡子拉碴，歪头耷脑，“癞狗扶不上墙头”

的模样。我不得不改变角

色，当他的“老哥”，替他热牛奶，烤面包，看着他囫圇吞下去之后，送他上床睡觉。

这一觉，他基本上要睡到我下午放学回家。睡足了觉的爸爸，才能



在深夜里精神抖擞地敲出那些很八卦的废话。那时候的爸爸，脸色红润，印堂发亮，鼻尖上排列着细细的汗珠，双腿绷紧，上身挺直，就像一棵刚从地里拔出来的鲜嫩鲜嫩的水芹。

我妈妈叫桑雨婷，爸爸喜欢喊她“小胖”，其实她一点都不胖。她不仅不胖，而且是相当的苗条，个高，腿长，走起路来，脚尖成一条线，不认识的人会以为她是时装模特儿。这么漂亮的妈妈怎么是“小胖”呢？我认为这是爸爸用他的个人喜好把妈妈“妖魔化”了。也许爸爸幻想中的好女人，就应该是胖胖的，乐滋滋的，围着布裙做这做那，浑身上下都冒着热腾腾的奶汁的气味。

爸爸在电脑上翻看他们从前的照片时，经常冒出一句话就是：“小胖那时候多纯洁。”有时候还说：“小胖那时候最喜欢哭，打一针都会哭。现在她不哭了。不哭的女人最可怕。”

他们两个人是青阳老乡，又是同学，大四的时候在外面租房子住，一不小心就有了我。爸爸解释这件糗事的时候，反复强调说：“少男少女啊。”爸爸想减轻他的责任。二十二岁的人哪里是少男少女？根本的原因是我爸爸做任何事情都不思前想后。

怀孕的妈妈很害怕，不敢告诉我外婆，一个劲地躲在出租房里哭。爸爸对她“喜欢哭”的印象，大概是从那时来的。可是妈妈是个女孩子啊，她不哭又能够怎么样？他们也试图去医院打胎，一共去了三次，每次都以妈妈哭着回头而告终。她怕疼，也怕羞，还可能她在意识深处是喜欢我的，舍不得把我在花生米那么大的时候就杀死。

遮遮掩掩地毕了业，爸爸妈妈回到青阳老家，赶快领结婚证，用报纸上写明星绯闻的话说，就是“奉子成婚”。婚姻登记处的人惋惜

地说了一句：你们都是刚刚才到法定结婚年龄啊。两家的父母都气坏了，说：“这个时代的年轻人，哪有不立业就成家的？等你把家庭操持好了，再回头去找工作，你们的同龄人差不多把你甩出去十万八千里了。”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一恼火，把他们两个人扫地出门。好强的外婆甚至宣布要跟我妈妈脱离母女关系。爸爸妈妈又没工作又没钱，可怜巴巴地挤在一间出租屋里，靠同学们的接济混过去几个月。本来以为惨淡的日子要持续很久，不料等我一出生，四个老人在医院里看到我的第一眼，就决定回心转意，原谅两个年轻人的“少不更事”。外公外婆急急忙忙地打扫房间，把女儿和外孙接回家“坐月子”。爷爷奶奶忙着四处看房，最终掏钱给爸爸买下一个两居屋的公寓。七八年之前，青阳的房子实在不贵，要是放在现在，掏光几代人的积蓄也买不起了，这是我爷爷的话。

有了房子，有了孩子，爸爸是不是应该振作精神，找个工作，担负起养家糊口的责任了？爸爸好歹也是省城名牌大学的毕业生，考公务员，当老师，去企业谋个白领职位，不应该特别困难吧？

可爸爸不这么想。老婆和孩子由丈母娘家养着，他一个人晃晃荡荡，父母家混顿中饭，岳父母家混顿晚饭，从来不觉得生活有什么压力。要是爷爷唠叨得紧了，摆了脸子，他就干脆不再上门，一个人躲在住处吃方便面拉倒。他振振有词地宣布：“要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，宁缺毋滥。”僵到最后，还是心疼儿子的老人们投降，隔三岔五地，奶奶拎着大盒小盒烧好的菜肴上门，爷爷绷了脸跟在后面，给他热好菜，盛好饭，看着他吃，捎带着帮他收拾屋子，拖地擦灰，最后长叹一声走人。

我看报纸上评论爸爸那一代的独生子女，所谓的“80后”，得到的

印象是：他们都有点没心没肺，得过且过的样子。我觉得那是他们的父母太宠他们了。到了我们这一代就会不一样。我们的父母只会宠自己，不那么宠我们，我们就要自己照顾自己。我们是孤独而又坚强的一代人。

日子如果这么混搭着过下去，就没有后来爸爸妈妈离婚的事情了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女人的欲望总是比男人来得更强烈，这是我从一本励志类的书上看到的。爸爸妈妈的情况的确如此。妈妈先觉醒，认为他们两个人还年轻，不该如此浑浑噩噩过上一辈子。妈妈那时已经给我断了奶，身体很快恢复到少女状，甚至比少女时光更鲜润。她肤如凝脂，曲线玲珑，走在青阳大街上顾盼生姿。爸爸后来对我说过：“你妈妈那时候脸上有风情了。”我不懂“风情”具体是什么意思，我猜测，就是妈妈能让很多人着迷。

在那一年里，他们频繁得到大学同学的升迁消息。有人出国了，有人读研了，有人进了政府机关，人五人六地当起了领导秘书，还有人接手家族企业，开始了“富二代”的创业路程。可是我的爸爸，不可救药地迷上了网络游戏，满足于饥饱不愁的“自由人”的生活。有“风情”的妈妈恨铁不成钢，跟我爸爸几番争吵哭闹后，选择了离婚这条路。

公正地说起来，这事不怪妈妈。爸爸长得这么帅，文章写得这么好，如果不是绝望透顶，傻子才舍得跟他离婚。

妈妈把我交给了外婆，独自回到她大学时代熟悉的省城。她先在一家外贸企业找到了工作，由工作关系而结识了一个来自澳洲的红酒经销商，很快被名牌皮包和一颗钻石打倒，住进了澳洲商人的别墅。结果她发现，自己莫名其妙就成了人家的“二奶”，商人在澳洲是有妻

子有孩子的。妈妈怎么可以容忍这样？甩了对方一个耳光之后，愤而离开，把那栋该死的别墅远远抛在身后。

时间不久，妈妈陷入第二次恋爱。这回是姐弟恋，那个男孩儿在酒吧里当歌手，模样肯定是帅气的，可是结识了妈妈之后，他反过来拿妈妈当取款机，不断从她手里弄钱，打麻将，呼朋唤友，闹腾得不亦乐乎。妈妈同样接受不了，几番地死去活来之后，恋情再一次终结。

爸爸非常同情她，谈起她的时候总是说：“小胖不容易。”“小胖受苦了。”“小胖怎么总是遇人不淑？”言下之意，还是自己的“宅男”日子最舒坦，当初她真不该离开他。

妈妈呢，每次回青阳看望我和外公外婆时，也觉得这些年的漂泊并不值当。她当着我的面对外婆说：“论到结婚过日子，还是同龄人最靠谱。经历呀价值观啊都是差不多，容易说到一块儿去。”

外婆赶快怂恿她：“那你回来，回青阳，你跟任意复婚。小小一晃都八岁了。”

妈妈迟疑地说：“任意还是不肯找一份正式工作吗？”

我马上明白这句话是说给我听的，她期待由我来把这层意思转达给我爸爸。如果连这一点都不懂，我就白白被外婆称为“小人精”了。

可是爸爸不领情。那天我复述完了妈妈的意思后，爸爸皱紧眉头看着我，极为失望地说：“小胖这人真没劲，她怎么就不肯把她的观念往前挪上一小步？”

你瞧，还是不能成交。

反正我无所谓。我们班上有几个同学，父母离婚，他们跟着哭天喊地，眼泪汪汪，不思学习不说，连学校盒饭中的肉丸子都食不下咽。



我可不是这么脆弱的人。我从小习惯了自己照顾自己，在爸爸家、爷爷家、外婆家轮流着混日子，要真是家里突然多出一个妈妈，没准儿我反会手足无措。

我的爷爷名叫任天堂。我爸爸说，这名字实在太可笑了，他上小学那会儿，最热门的一款日产游戏机就叫“任天堂”，所以班上同学都拿爷爷的名字逗弄他，追在他身后“任天堂，任天堂”地瞎叫唤。他气得发昏，回家逼爷爷改名字。爷爷把他一顿臭骂：“闭嘴！老子生下来就叫这名字，叫了四十年，小日本的机器造出来才几年？”

爷爷是20世纪70年代的大学生，“文革”之后恢复高考，第一批考进大学的。之前爷爷已经工作多年，并且结婚成家。所以，读到大三那年，奶奶像是有点迫不及待似的，在青阳老家生下了我爸爸。这事放在现在说，很多人都会觉得不可思议吧？可爷爷告诉我，那会儿就是这样的，很多上大学的人都胡子拉碴了，有老婆孩子了。还有人父子同上一个学校呢，儿子十五岁，读本科，父亲三十七岁，读研究生。没别的原因，“文革”十年把大家耽误得太狠。

我不太明白“文革”是怎么回事，上网去查，出来了几百万几千万个词条，真叫一个晕！挑了几条点击出来看，什么“走资派”“红卫兵”“抄家造反”的，越看越糊涂。反正以后上历史课的时候总会教到这些，我就先不把自己迷糊进去了。

奶奶从前是纺织女工，爷爷跟她的感情很好。听说他们年轻时候在一个村子里插队。“插队”又是一桩我弄不明白的事。反正，爷爷在考上大学之前就跟奶奶结婚了。后来爷爷大学毕业分在青阳县政府工作，当了科长，又当上了局长。本来还要提他当副县长，组织部把他

的档案拿出来一查，年龄到了，就只好算了。奶奶呢，最了不起的历史就是当过厂级劳动模范。四十岁刚过，工厂改制，她成了下岗女工。此后她一门心思做家庭主妇，相夫教子，把爷爷和爸爸照料得无微不至。五年之前，我还不满三岁时，惨剧发生：奶奶好端端地去菜场买菜，一辆大货车上突然甩下来一包机器零件，不巧击中了奶奶的脑袋，她当场就不行了。这事算天灾，爷爷虽然悲痛欲绝，也只好牙齿嚼碎了往肚里咽。

爷爷有两三年的时间一蹶不振，就连看我的眼神都是恍恍惚惚。爸爸帮他雇钟点工洗衣做饭，连换几个都不能让爷爷满意。当然了，他是拿钟点工跟奶奶比。那根本就是错误的，不在一个比值上嘛。

一直到前年，爷爷才经人介绍跟一个叫赫仁的新奶奶结了婚。一开始我心里挺别扭，因为新奶奶太年轻，四十一二岁吧？烫着波浪发，穿牛仔裤和短款的毛线衣，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，知足常乐的样子。光是年轻也罢了，关键她身边还带着一个读初中的名叫赫拉拉的女孩儿。这个女孩子比我大五岁，照辈分我却要叫她“姑”，难受不难受？

我从来不叫赫拉拉“姑”，我就叫她的名字。还好，赫拉拉没有计较。估计我真的叫她“姑”了，她也会难为情。她的眼睛跟她妈妈一样，细长细长的。不过，她妈妈的细眼睛很和善，赫拉拉的细眼睛却有点像刀子，会伤人。我不喜欢赫拉拉觑着眼睛看人的样子。

新奶奶在青阳电视台工作。我不知道她在那儿具体干些什么。她和爷爷刚结婚那时候，我每天守在电视机前，专门挑青阳本地的电视节目看。我很想看看一个熟识的人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是什么样子，会不会变得像赵薇姐姐那么漂亮，让我大吃一惊。可是我把眼睛瞪成两颗酸枣都没看见新奶奶的面孔。后来我爸爸也过来看电视了，他不看

青阳新闻，坚持要看“NBA”。我说不行，得让我看一眼新奶奶我才去睡觉。爸爸揪着我的耳朵说：“你别做梦了，播音员才能出现在镜头里，就你新奶奶那副寒碜样，上电视不怕吓着了谁？”

我觉得爸爸是嫉妒。凭良心说，新奶奶长得一点不难看。可是谁让爸爸那么倒霉，他得管她叫“妈”呢？爸爸心里不也别扭吗？

我外婆姓苏，是我们青阳实验小学的校长，了不起吧？我每天在学校里看到，我的班主任、数学老师和英语老师见了外婆都要恭恭敬敬喊“苏校长”，都要垂着手，一脸虔诚地听外婆说这说那，我心里别提有多得意了。

外婆的眼光特别毒，总是能知道我心里想什么。她抓住机会就要提醒我：“外婆是外婆，你是你，你要是犯了什么错误，外婆只会惩罚得更狠！”还说：“教育就是要一碗水端平，我不会允许你在学校里享受任何特权的。”

说是这么说，外婆从小把我抱大，她对我的关心无微不至。我从五岁时跟着外婆到学校，外婆从早到晚忙得陀螺一样转，就让我搬个小凳子坐在一年级教室里当旁听生。六岁正式报名上学了，教导主任面试我，发现我把一年级的功课倒背如流，惊得目瞪口呆。她跑去找外婆说，这孩子还上什么一年级啊？直接跳到二年级就可以了。外婆迟疑，不知道这么做好不好，会不会有人说闲话。教导主任大包大揽：“我做的主，谁有闲话找我说！”

我插班上二年级，个头是班上最矮的，坐第一排。外婆特地找我的班主任谈话，叮嘱她对我“一视同仁”。就这样外婆还不放心，每回考完试，她都要把我的卷子找出来看，看我的老师们有没有包庇我，

故意放我的水，错的也改成对的。当然是没有。在学习问题上我从来都没有让外婆失望过。我现在已经上了四年级，在班上稳坐前十名的交椅。外婆说我像我爸小时候，学习上有灵气。顺便说一句，我爸爸也曾经是外婆的学生。

外婆这么要强的一个人，生活上却不幸。比如说她的女儿，我的妈妈，未婚先孕，又早早地离了婚，独自闯荡南京，总是遇人不淑，弄得没着没落的，让外婆揪心。又比如说，她一心扑在工作上，早晨七点钟就到学校，晚上过了六点才能回家，弄得我外公桑田做了几十年的“家庭妇男”。外公在五十岁那年突然醒悟，奋起反抗，毅然决然地跟外婆办了离婚手续。他告诉我爸爸说，现在他是夕阳西下的人，无论如何也要拖住时间的尾巴，正正经经享受一番生活。

外公口中的“享受生活”，其实也就是找个知冷知热的女人，每天三菜一汤地给他端到桌上，晚上再打盆滚烫的洗脚水，伺候他坐在圈椅里泡脚。外公后来从婚姻介绍所相中了一个丧偶的下岗女工。那个女工贤惠是贤惠了，可惜不长命，跟外公结婚不久就得了乳腺癌，外公反过来端汤倒水地伺候了她一年多，终究还是看着她撒手西去。

现在我外公的情绪很颓丧。他已经退了休，一早起来就到茶馆里泡着，等着凑够了四个牌友，就不声不响地“斗地主”。中午他在茶馆里吃简餐，把肉圆之类的大荤挑出来，放到一个自带的小饭盒中，晚上回家拿肉圆烧青菜，或者用排骨炖个粉丝煲。他逢人就叹息自己的命苦，年轻时伺候老婆孩子，年老了还要伺候自己。他到处打听有没有条件好一些的养老院，准备早点订下一个床位，到差不多的时候铺盖一卷住进去。

我爸爸挺同情外公，因为当年他在中学里悄悄跟妈妈谈恋爱时，